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六

左編

人類　儒

周屈原

周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藳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

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絶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周留懷

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濵、

漢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

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曰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

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
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
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
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
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
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
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
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
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
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

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暇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

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亾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為郎、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

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内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

關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山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喫而善著書嘗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

哀二世行失因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旣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相如旣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旣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

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大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著公卿者云

魏王粲

內 建安七子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

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雖悅不甚重也粲羈旅無聊作登樓賦以見志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曹操操徵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操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

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

始曹丕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幹清玄體道大行修備總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

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祗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爲紹檄曹操云操祖父中常侍騰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云云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辠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操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操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楨各被操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曹丕常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

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

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操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曹丕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

起其文、至於所著、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猨、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

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之儔也潁川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曹操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操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

後論羲皇以來賢主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
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
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
蘇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
未立操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才由是五官將皆
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
餘言奏之曹丕以爲工賜帛千疋陳留路粹字文蔚
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
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
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

融有過操使粹為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略言融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顔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惜及即位特用其子為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

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徐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爲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擇亦壯觀也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

中貞咸熙中叅相國軍事

晉阮籍

州底瞻子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儁才而辟之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

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籍因以疾辭屏于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司馬懿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為司馬師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昭初欲為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嘗從容言于昭曰籍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卽拜籍為東平相籍乘

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邪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邪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故多祿仕而已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邪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

所致氣辭甚清壯為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嘗登廣武觀楚漢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民牢山望京邑而歎于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為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籍口

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綜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仇疾司馬昭常保持之卒以壽終

晉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

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食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遷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哉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識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

廷尉、穎成都王穎收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活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

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
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
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
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
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匡合之
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
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
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
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
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

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澗水爲之不流、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録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

哭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弟也後葛洪著書曰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其宏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

晉左思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

術書及琴瑟皆不成雅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閒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疏之復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繼而張載劉逵衛瓘張華一時經學名公咸稱述之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閒有傖父欲作三都

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齊王冏命爲記室辭不就終于家

晉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

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
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以親老家貧、起爲
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
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
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
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
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劉敬宣以
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潛參其
軍事、時潛年四十也、潛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交辟、
遭時不競、將以振復宗國爲己任、回翔十載、卒屈于

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騁而良圖弗集明年決策歸
休矣義熙三年解印去縣（彭澤）在縣八十日乃賦歸去來
辭項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
及周旋人羊私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
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
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
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詣潛潛稱疾不見既而語
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
王公紆軫爲榮邪大諸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
君子其辠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

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具先於半道要之潛比邀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返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腳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腳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田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尋陽日造潛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

之歸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時
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
潛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
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
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潛示其詩云周生
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
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
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每一醉則
大適融然唯性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
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初

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會同社朝宗靈像也及義羲十年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譽望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等預焉時秘書丞謝靈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惠遠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社惠遠察其心雜拒之靈運晚節疏放不檢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譖出守豫章惠遠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

潛與惠遠雅素，寧爲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惠遠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詘。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汚隆，孰能如是乎。黃庭堅曰：謝靈運、庾信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又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信之所長也。然有

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朱熹曰晉宋人物雖日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眞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宋謝靈運

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琨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爲琅

琊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宋武帝在長安靈運奉使慰勞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愆禮度朝廷惟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眞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

弟晦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等放蕩為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為秘書監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

直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刎頸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

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從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末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物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

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于秋亭飲酒倮身大呼顗深不取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

與太守隙不已馳至致身惜哉

好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崲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人政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顗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内

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臨州
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
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
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降官
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
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道兵隨齊掩
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
共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
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
江口篡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

不得及還錢鑣緣路爲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

宋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推揚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時尚書令傅亮自以

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為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湛言

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惠閤、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屛居不豫人間者七載、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坐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

荀赤松奏之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叅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三十年致事元凶弑立以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叅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答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

得免、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
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住
道側、

唐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
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修飭、
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
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垂拱初詔
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
學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

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劒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因水旱或頻兵疫死亾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

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背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彊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掎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貊鳥獸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

十姓非身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魂魄矣后
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于是上
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
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亾
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
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獪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
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
劉審禮舉十萬衆因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廼
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
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

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
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
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臨絕頓餓喙不得噬今
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者以攻邊是除道待
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中國之寶
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
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
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
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
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

李崇眞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為出軍帥趣搏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眞姦贓巳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為資六驗也蜀士尫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卽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為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玆疏勒天下以為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狥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饑關隴弊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

今復舉輿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
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
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
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子昂乃奏、大略謂今百度已
備、但刑急網密、非爲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
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
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
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
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滌蕩群辜、天下蒙慶、咸得自
新、近日詔獄稍滋、鈎捕支黨、誅蔓推窮、蓋獄吏不識

於此補偽
逞做小人

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赦法慎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逆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垂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胄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

此一疏可以言事

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

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擒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從、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

唐李白 附張旭 裴旻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

奘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 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

璘敗當誅、初白游幷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

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范傳正作李太白墓志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諭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蔚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求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

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

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下有老父曰此非虎也稍北有眞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趍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唐王維

依焉、武再帥劒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挺之武父名、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

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戸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舉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一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裒集數十百篇上之維善畫尤精山水雲勢石色當時之畫家者流以謂天機所到而學之者皆不及維所畫不下吳道元觀其思致高遠初未見於丹青時時詩篇中已自有畫意

唐杜甫

杜甫字子美京兆人祖審言以詩名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

枚皐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

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

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元稹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于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閒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音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閑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

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
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
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齊宋之間敎失根本士子
以簡漫矯餓紓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
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
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
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
出而又爲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律詩由
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
實放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

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纖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旁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壼奧乎

宋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眞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骫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

宋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因薦師道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歛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

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奥喜作詩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因是人非持刺字俛頰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

臣則不見於三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冐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潁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

郊祀行禮寒衣無綿妻就假於摵之家問所從得緬道曰汝豈不知我不着他衣裳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卒

晉王羲之 附諸子孫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太尉郗鑒使

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江州刺史羲之旣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遷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時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

物之情也義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宜王丞相時果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宜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義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爲右軍將軍會稽内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

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壯伐義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悵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

二語是古今規略本知

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鎭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圖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眾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

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嘗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劓刖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

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功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然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軍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

十分之九不亾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
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
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弦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
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必勝之
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
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
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
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
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廁大臣末行豈
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

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痛寐長歎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蹔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亾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飢荒羲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生業若不爾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

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見或可佐降令在彊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準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况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

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

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
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亾叛不移其家
逃亾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
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
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
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
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
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
宴集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每
自稱我書與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

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

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拜日覘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謙。雖不能與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失志願盡於此也。蒨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蒨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弘達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出。實在積小以致

高大君其存之蓋不能用果敗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尊先肯、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

唐懷素

唐僧懷素姓錢氏疎放不拘細行萬緣解膠心自得之於是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未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板久之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者也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辯至是鄉中呼爲大錢師小錢、師吏部韋尚書陟見而賞之曰、此沙門札翰、尚

振宇宙大名懷素心悟曰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授其筆法至中夕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爲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王騷勞三帖擬此書課以一本相付及臨路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腳勉旃至晚歲顏太師眞卿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

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覩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腳爲草書豎牽之極眞卿於是徵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眞卿曰師豎學古釵腳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腳唱賊賊久之眞卿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道觀夏雲多奇峯輒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遇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

元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

宋時所剏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迺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使桑哥鍾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

宋宗室仕元之報

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為言豈不為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獲蘇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七

左編

人類　　隱逸

周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于趙、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于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者前所與

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
今唯秦雄天下、此必非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
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
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
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
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圍邯鄲、
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
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
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
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

爲紹介而見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于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

然而爲帝過而爲政于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
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
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
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
及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
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耳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
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仲連曰昔者齊
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
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
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

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于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而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

不帝秦是一題目須收定實事承

亦只了得此時事

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一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

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于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于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不有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連遂辭平原而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納之矢以射城中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

只得自寧事

殺虜於齊甚衆恐已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漢王貢兩龔傳叙

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臣言依于忠各因執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傳覽亾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

漢梅福

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埶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𡨴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諫上遂不納成帝久亾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

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惟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

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氏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後漢袁閎

袁閎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厲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

者及賁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賵衰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流血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于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

以爲狂生潛身八年黄巾賊起攻没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而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閎臨卒勅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襌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墼爲藏

後漢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厮役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甚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

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綸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

者不合則去賢者有舜如此

寔固自引愆闕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病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欲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之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

讓父歿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
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
宥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
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
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
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
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
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
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

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諡爲文範先生有子六人紀諶最賢

後漢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于山谷時避難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隣人有牛暴寧田寧爲牽牛著涼處自與飲

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寧所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鬪鬩寧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各相悔責不復鬪訟曹操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絶命不宣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丕篡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而西渡盡封還之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詔以寧爲光祿勳又詔

青州刺史命別駕從事郡承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所在給安車吏從齎麥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固辭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尫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隣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

中濯洒手足閑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長生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伏見大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氷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遥、娛心黄老遊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奥、韜古今于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黄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艱、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黄初四

年、高祖文皇帝疇咨羣公思求儁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羅疾病即拜大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飯鬻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尊明訓繼

成前志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旋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序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于是特共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遺之而違本心哉

漢田疇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劒、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熾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

山直趣朔方循間徑而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拘之軍下

或説讃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因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爲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地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耻竊恐未得其志而浮薄之徒自相侵侮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

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寇蓋有欲討之意而力不能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謂

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
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
茂才拜為蓚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
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
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
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
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
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
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
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

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道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爲君報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爲尚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操賜疇車馬穀

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操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此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勸操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

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義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于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操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嗣不代漢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内侯以奉其嗣

晉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字宙齊萬物爲心澹嘿少言不妄交游與

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産纍有介志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宋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各有七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

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塡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

隋王績　附賈芩者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性簡放不喜拜揖凡通隋大儒也遯徙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道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

誕縱不娶、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皋著書自號東皋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

以前官侍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侍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曰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

于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疑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志其墓、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謫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慍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

子聞翡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髀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胸豨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唐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其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

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嘗言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人者不制於彼愼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寧初卒年百餘歲、

唐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其集中有文曰、戀恩稽

命黜繫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蹤於進取者邪舊史不詳一至於是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夏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赴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邪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於虞鄉市心盜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為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

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病卒年八十餘臣按梁室大臣如敬翔李振杜曉等皆唐朝舊族本心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弒逆唯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

宋林逋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澹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illegible]

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淸談終日而去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旣卒州爲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

張與

張塈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强之仕乃調淸溪主簿

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荐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于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為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郎牧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墨

宋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近聞

灌園東瀏其高風偉節非折節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册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這

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帛寘几上雲卿身閻匿隱作聲若自咨歎者二客力請其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則扃戶闃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

元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

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愿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

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功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儒皇以潛

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乃還家省視不幸爾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乎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寸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

之書上朝廷不爲強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四月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其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孔子周公之後爲往聖繼絶學爲來王開太平者邪